

A MATTER OF HONOUR

译林出版社

[英国] 杰弗里·阿彻尔 著
汪学立 陈海 译 刘纯豹 审订

末代沙皇
圣像之谜

Jeffrey Archer



末代沙皇圣像之谜

[英国]杰弗里·阿彻尔 著 汪学立 陈海 译 刘纯豹 审订

JEFFREY
ARCHE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代沙皇圣像之谜 / (英) 阿彻尔 (Archer, J.) 著; 汪学立, 陈海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0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A Matter of Honour
ISBN 7-80657-312-7

I. 末… II. ①阿… ②汪… ③陈…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166 号

Copyright © 1986 by Jeffrey Arch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65号

书 名 末代沙皇圣像之谜
作 者 [英国]杰弗里·阿彻尔
译 者 汪学立 陈海
审 订 刘纯豹
责任编辑 孙峰
原文出版 Hodder and Stoughton Ltd., 198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4
字 数 258 千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312-7/I·264
定 价 (精装本)1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青年退伍军官亚当·司各特的父亲去世了。老司各特是皇家陆军退伍上校，前半生英名显赫。二次大战结束时，他因战功卓著，被派至纽伦堡战犯法庭，负责监管法西斯元凶戈林。戈林被判绞刑，可就在被处决的前夜，他神秘地自杀了，从而逃脱了正义的制裁。为此，老司各特不久就黯然退伍，辉煌的前程也在一夜之间结束了。他的后半生是在清苦和不明不白的耻辱中度过。

亚当从父亲那儿继承到 500 英镑和一封密封的信。母亲劝他不要打开，她总觉得那封信与老司各特的耻辱有关，可能会给儿子带来不幸。可亚当还是打开了信。他发现其中有一封戈林的亲笔信，信中他感谢老司各特的人道主义行为，并赠予他一件礼物。这礼物保存在瑞士一家银行的保险箱中，他只需凭信中所附委托文件即可提取。亚当相信父亲的忠诚正直，决心去取回礼物，弄清真相。

与此同时，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给克格勃主席布置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任务：限期 10 天内找回末代沙皇的圣像《圣乔治与龙》。这件艺术珍品一向悬挂在列宁格勒冬宫中，直到最近人们才发现那是件赝品，真品不知去向。丢失一件艺术品难道值得苏共中央总书记如此关心吗？他不仅亲自布置追查失物，而且每天凌晨 1 点都给克格勃主席打电话查问工作进展情况。

克格勃军官罗曼诺夫少校奉命追寻。他很快查出圣像真本在战前辗转落入法西斯头目戈林手中，目前应保存在瑞士某家银行

的保险箱中。通过前苏联国家中央银行主席的帮助，罗曼诺夫很快查出了密藏俄国艺术品的那家瑞士银行。但当他赶到时，发现迟了一步，沙皇的圣像已被英国人亚当·司各特取走。罗曼诺夫紧追不舍。

亚当·司各特未曾料到这件小小的艺术品竟给他带来一连串巨大的灾难。在日内瓦国际机场，女友被杀，自己反成了杀人疑凶，遭到瑞士警方的追捕，而那个不明身份的杀手，似乎也对他穷追不放，屡下毒手。迫不得已，他向国内一好友求助。可很快发现，好友竟是英国情报机关的人员。每次他安排的救助计划，看似天衣无缝，结果证明都让他身陷险境。若非亚当警觉，早已落入杀手手中。

身处异国，面临险境，亚当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气和运气，得到许多善良人们的帮助，一次次化险为夷。他发现围绕着自己，苏、美两大国的情报人员都紧急出动，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夺取他手中的沙皇圣像，并为此不择手段，滥杀无辜。逃亡中，亚当身负枪伤，历经危难。

亚当无意中发现了圣像中藏着的秘密。他决心保住圣像，证明父亲的清白。他成功地逃到巴黎，并得到法国警方的监护。但就在这即将脱险之际，又不幸落入罗曼诺夫手中，遭到严刑拷问。然而他再次死里逃生，秘密潜回英国，并设下圈套，诱使罗曼诺夫停止追杀，改用证明老司各特清白的有力证据换得圣像。

圣像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它的去向对各方有什么重大意义？最终书中主人公结局如何？小说给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答案。

本书作者杰弗里·阿彻尔(Jeffrey Archer)生于1940年，毕业于牛津大学。20世纪60年代曾参加英国国家田径队，为百米短跑运动员。1969年当选国会议员，成为英国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1985年9月至1986年10月曾任保守党副主席，1992年成为上院终身议员。1974年阿彻尔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分不

多,一分不少》(“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此后陆续发表的重要作品有 10 多部。本书于 1986 年首次出版,先后印刷多次,销售量达 200 万册以上。作为通俗流行小说,此书情节曲折,紧张刺激,高潮迭起,环环相扣,且行文流畅,格调脱俗。但限于作者的立场观点,书中有关政治方面的描写,偏颇之处,所在不少。

第一部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1966年5月19日

第一章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66年5月10日

“这是赝品，”俄国领袖看着手中那幅精致的小画说。

“这不可能，”他的政治局同僚回答。“50多年来，沙皇的这幅圣像《圣乔治与龙》一直都挂在列宁格勒冬宫的墙上，受到严密的保护。”

“这不错，扎波斯基同志，”老头子说道，“但50年来，我们保护的只是一幅赝品。沙皇一定是在红军进入圣彼得堡占领冬宫前夕将它转移走的。”

猫戏鼠的游戏还在进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儿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不时地挪动着身子。掌管克格勃多年，扎波斯基明白是谁成了老鼠；当电话铃声在凌晨4点响起，通知说总书记要求他到——立刻就到——克里姆林宫报到，从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了这一点。

“您怎能肯定这是幅赝品呢，列昂尼德·伊利奇？”这个小个子问道。

“因为在过去的18个月中，亲爱的扎波斯基，他们将冬宫中所有的珍宝都用碳14年代测定法进行了检测，这种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可不含糊。”勃列日涅夫在炫耀他新学到的知识。他接着说道，“我们一直把这幅画当作国之瑰宝，可实际上它却是在卢布列夫原

画 500 年以后绘制的。”

“可那是谁，又为了什么目的这么做呢？”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觉得难以置信。

“专家说可能是一位宫廷画师。”俄国领袖答道。“他很可能是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受命绘制了这幅摹本。管理冬宫的同志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在画框的背面没有镶上沙皇的银色皇冠标记，而宫中所有其他的珍品都有这种标记。”勃列日涅夫补充道。

“我还一直以为，这个银色皇冠标记是在我们进入圣彼得堡之前被某个纪念品收藏家给拿走的。”

“不对，”总书记冷冷地说。他每说完一句话，长长的浓眉就往上一挑。“拿走的不是沙皇的银色皇冠标记，是油画本身。”

“那沙皇把原画弄到哪里去了呢？”主席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同志，”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双手按在面前这小小油画的两边。“我们选中了你去解开这个谜。”他加了一句。

克格勃主席第一次感到心里没底。

“您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供我着手呢？”

“很少。”总书记承认，他顺手翻开从办公桌第一个抽屉中取出的文件，低头注视着那密密麻麻的打字稿上方的标题：“圣像对于俄国历史的意义”。有人熬了通宵才弄出这份 10 页纸的报告，而这位领导人只有功夫浏览一下。真正让勃列日涅夫感兴趣的内容从第 4 页开始。他很快翻过前 3 页，然后大声读道：“在革命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显然把卢布列夫的杰作视为他前往西方世界寻求自由的护照。他一定是将原作复制了一份，挂在了他书房墙上原先挂真品的地方。”这位俄国领导人抬起头来。“除此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别的线索了。”

克格勃的头儿一脸困惑。他还不明白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插手这么一桩小小的艺术品盗窃案。“找回真迹到

底有多么重要？”他问道，想进一步得到点启示。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盯着这位克里姆林宫同僚，目光逼人，让他不敢正视。

“重于一切，没比这更重要的了，同志。”这回答可真让人出乎意料。“只要能找到沙皇圣像的下落，我将提供你认为必要的一切，不论是人力还是财力。”

“但若我理解得不错，总书记同志，”克格勃头儿说着，极力掩饰自己的怀疑。“您的话会让我随手花掉大笔经费，到头来远远超过画本身的价值。”

“绝对不可能，”勃列日涅夫说。他有意地顿了一下，以加强语气。“因为我要找的实际上并非圣像本身。”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向窗外看去。他一直讨厌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因为它挡住了他投向红场的视线。稍停片刻之后，他说，“沙皇卖掉这幅作品所换取的钱也许只够在几个月，至多一年时间内维持他过惯了的生活方式。不，我们相信沙皇在圣像中暗藏了什么秘密，这个秘密足以保障他和他家人一生的安全。”

总书记面前的窗玻璃上凝起了一个小小的水汽圆斑。

“如此价值连城，那会是什么呢？”主席问。

“你还记得吗，同志，当年沙皇曾保证要交给列宁一件什么东西，以换取自己的性命？”

“记得。但那到头来证明是在糊弄人，因为没有那么一个文件，什么也没藏在……”他及时地打住，没说出“圣像中”几个字来。

扎波斯基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他没看见勃列日涅夫脸上得意的微笑。

“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同志。你看，这份文件实际上一直藏在圣像中，只不过我们手中的圣像是幅假的。”

又过了一会儿这位俄国领导人才转过身来，将一张纸递给了他的同僚。“这是沙皇的供词，说了我们在那幅《圣乔治与龙》圣像

中能找到什么。但当时在圣像中什么都没找到,于是列宁确信这只不过是沙皇编造的拙劣谎言,目的是挽救自己及家人免遭处决。”

扎波斯基慢慢地读着沙皇的亲笔供词,这是他在被处决几小时前写下的。扎波斯基的手开始颤抖起来,尚未读完全文,他的额头上就沁出了汗珠。他抬头看了看对面主席办公桌中央放着的那幅小小油画,那幅油画只不过一本书大小。

“自列宁逝世以来,谁也没相信过沙皇的说法。但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能找到原画,就一定能得到沙皇答应交出的那份文件,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有了当事人亲笔签署的文件,对我们的合法要求就谁也不能质疑了。”扎波斯基说。

“毫无疑问,必将如此,主席同志,”俄国领袖回答。“而且我坚信,如果美国要否认我们的权益,联合国以及国际法庭都会支持我们的。但是,我担心时间对我们不利。”

“为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问。

“看一下沙皇供词中写的日期,你就知道要获得协议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勃列日涅夫说。

扎波斯基低头注视了一下沙皇潦草的字迹——1966年6月20日。他把供词还给勃列日涅夫,心里掂量着领导人委派给他的这件工作的重大责任。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接着又说:

“因此,你明白了吧,扎波斯基同志,我们离最后期限只有一个月了。但是你若能找到圣像原本,那约翰逊总统的战略防御体系实际上将变得毫无用处。美国就会成为俄国棋盘上一只无足轻重的卒子啦。”

第二章

英格兰

阿普尔肖

1966年6月

“我给我亲爱的独子亚当·司各特上尉留下 500 英镑。”

尽管亚当早料到数目会很可怜,但还是愣住了,律师从他那半月形眼镜上方瞟了一眼,看见他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

老律师坐在那张宽大的合伙人办公桌后,抬起头,对坐在自己面前这位英俊的年轻人眨了眨眼。这时亚当正不自在地伸手梳理自己浓密的黑发,忽然意识到律师在看着他。接着霍尔布鲁克先生的目光又回到面前的文件上。

“给我的爱女玛格丽特·司各特留下 400 英镑。”亚当忍不住咧了咧嘴笑了。即使在最后一件事务的这小小细节上,他的父亲依然显示了他的大男子主义。

“给罕布什尔郡板球俱乐部留下 25 英镑,”霍尔布鲁克继续呆板地念着,对司各特小姐小小的不幸无动于衷。“用以支付我的终身会员会费。”总算清了旧账,亚当暗想。“给‘老不齿’^①协会留下 15 英镑,给阿普尔肖教区教堂留下 10 英镑。”这算临终会费吧?

^① 指 1914 年派遣到法国的英国远征军,德皇威廉曾讥讽其为“不齿的小部队”,故名。

亚当觉得好笑。“给我们忠实的钟点园丁威尔福·普劳福留下 10 英镑,给我们的日工玛维斯·考克斯太太留下 5 英镑。”

“最后,给我的爱妻苏珊留下我们共有的房产及所剩下的一切。”

这最后一条简直要让亚当笑出声来。因为他怀疑即使把他的贴息股票和那套战前购置的高尔夫球棒都卖掉,这剩余的财产是否能凑得满 1,000 英镑。

但母亲出身军人世家,她不会抱怨的,她从未抱怨过。如果上帝想和某位罗马教皇对着干,也来封圣的话,那阿普尔肖的圣苏珊当与圣玛丽亚和圣伊丽莎白齐名。“爸”——亚当总是这么称呼他——一生为自己的家人定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亚当才始终敬重他,认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有时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使他对动荡的 60 年代有一种奇怪的、格格不入的感觉。

亚当开始有些坐不住了,认为这个仪式应该已进入尾声。他觉得大家最好赶快离开这个阴冷窄小的办公室,越快越好。

霍尔布鲁克先生又抬头看了大家一眼,同时清了清嗓子,那架势像是要宣布谁将继承戈雅的名画或是哈普斯堡宫廷的钻石。他把那副半月形眼镜朝鼻梁上推了推,又低头看了看他的委托人遗嘱的最后一段。司各特家的三位遗属坐在那儿,一声不吭。亚当暗忖,他还能再拿出点什么来呢?

不管这最后一项遗赠的是什么,显然律师对此曾一再研究过。因为他只看了一眼文件,就像演员背熟了台词,流利顺畅地说了出来。

“我还要给我的儿子,”律师一顿,“留下一封未拆的信,”说着他举起一个信封,“我希望它给我儿子带来的幸福,要超过我从它那儿得到的一切。我儿子一旦决定拆阅此信,他必须服从一个条件:即他绝对不向其他任何人泄漏信中内容。”亚当瞥了妹妹一眼,

她只摇了摇头。不用说，她和他一样困惑不解。他又看了看母亲，她看上去似乎愣住了，是因为恐惧还是痛苦？亚当无法断定。霍尔布鲁克先生不再多说，他把那个发黄的信封交给了上校的独子。

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端坐未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最后，霍尔布鲁克先生合上薄薄的档案，上面注着：优服章、大英章、军十章获得者^①杰拉尔德·司各特上校。他把椅子往后推开，起身缓缓向遗孀走去。他们握了握手，她说了声谢谢。亚当觉得这种礼貌有点滑稽，因为在这间屋里惟一算得上受惠的就是霍尔布鲁克先生，而且是以霍尔布鲁克——霍尔布鲁克——盖斯科因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受益。

亚当起身，疾步走到母亲身边。

“和我们一起喝茶吗，霍尔布鲁克先生？”她问道。

“恐怕不行，夫人，”律师说。不过亚当不耐烦再听下去了。很明显他们所付的律师代理费还不太多，霍尔布鲁克不肯花时间和他们一起喝茶。

离开办公室后，亚当让母亲和妹妹在莫利斯牌家用微型车的后座上坐好，自己坐到方向盘后面。他来时把车停在了商业大街中段霍尔布鲁克先生事务所外面。阿普尔肖街上还没有禁止停车的黄线区——现在还没有，他想。他刚要点火启动，母亲忽然认真地说：“你知道，我们得卖掉这辆车，6个先令1加仑汽油，我可用不起它。”

“我们今天就别愁这事儿啦，”玛格丽特安慰地说。但听口气她同意母亲的想法。“你那信封里到底是什么，亚当？”她加了一句，想换个话题。

“肯定是我那500英镑的详细投资指南。”她哥哥说，想让她们放松放松。

① 原文为缩写，指“优异服务勋章、大英帝国勋章、军功十字勋章”。

“别对已故的人不敬，”母亲说，脸上又重新露出恐惧的神色。“我求过你父亲，让他毁掉那封信，”她接着说，声音小得简直听不见。

亚当撇起了嘴，他立刻意识到这就是他父亲好多年前提到的那封信，当时父母还因此大吵了一架，他有生以来见过他父母吵过的惟一一架。他父亲从德国回来才几天，他生气时大声说的那些话亚当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得拆开这封信，难道你不明白吗？”爸坚持说。

“绝对不行，”母亲当初这样回答，“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依了你，这件事上你好歹要依我。”那次冲突过去有 20 多年了，他再没听到父母提起过此事。亚当只有一次向他妹妹提到过这件事，但是对他们争的是什麼，她也提不出什麼新鲜看法。

车到商业大街的丁字路口，亚当把脚放到车刹上。

他向右拐，继续往前开。出了村，沿蜿蜒的乡间小道走了 1 英里左右，最后将这旧莫利斯小车停了下来。亚当跳下车，推开大栅栏门，门里一条小径穿过整齐的草坪，通向一座小小的茅舍。

“我想你该回伦敦去啦，”母亲一进起居室就说。

“不用着急，妈妈，没什么不能等到明天的。”

“随你的便吧，亲爱的。但是你别替我担心，”母亲接着说。她抬头注视着这高个儿年轻人，他让她想起杰拉尔德。要不是鼻子上那道浅浅的伤痕，儿子会和她丈夫一样漂亮。他们都长着满头黑发和深褐色的眼睛，都有着眉宇开阔、神色诚实的脸。甚至他们待人接物都一样温文尔雅。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以同样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境遇也一样凄凉。“而且即使有什么事，我总可以叫玛格丽特来照顾我，”她加了一句。亚当望了望房间那头的妹妹，心想她现在该怎么去照顾阿普尔肖的圣人苏珊呢？

玛格丽特最近跟伦敦城里一个股票经纪人订了婚。虽然她推

迟了婚期,但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的。谢天谢地,她未婚夫已交付定金买下了一座小房子,离这儿只有 14 英里。

吃茶点时,母亲伤心地叨念着他们父亲的美德与不幸,谁也没打断她。之后,玛格丽特收拾餐具,屋里留下他俩。他们都曾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深深地爱着他,尽管亚当觉得自己从来也没让爸知道他是多么敬佩他。

“既然你已经退役了,亲爱的,我真希望你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母亲不安地说。她想起当初他父亲找工作是多么的艰难。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妈妈,”亚当回答说。“外交部又约我去面谈了。”他补充了一句,希望能让她感到一些安慰。

“不管怎么样,你有了那 500 镑,日子会好过一些的,”她说。亚当朝着母亲深情地笑了一笑,琢磨着母亲上次去伦敦是哪年的事儿。他在切尔希公寓和别人合住,单房租一周就是 4 镑,而且,多少他也总还得吃喝啊。她抬头望了望壁炉架上的钟,说:“你最好现在就动身吧,亲爱的。我可不喜欢你黑灯瞎火地骑摩托车赶路。”

亚当弯下腰吻了吻母亲的脸庞。“我明天给你打电话,”他说。往外走时他把头伸进厨房张望了一下,冲他妹妹喊道:“我走了,我会给你汇一张 50 镑的支票。”

“为什么?”玛格丽特从洗涤槽边抬起头来问道。

“就算我对妇女权益的支持吧。”他敏捷地关上门,挡住迎面飞来的抹布。亚当发动了他的 BSA 牌摩托车,沿着 A303 公路,过安多弗,向伦敦驶去。由于这时车流多从西面出城,他回伊费尔德路的公寓倒是一路顺利,省时不少。

亚当决定回到屋内自己那块小天地时再拆那封信。他最近生活中是有不少的波澜,但还不至使他对这小小的仪式都打不起精神。无论如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活了这么大,他几乎一直都在等着弄清他刚刚继承来的这只信封里藏的谜。